

資治通鑑

齊

治

通

卷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起重光大荒落三月 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勅編集

唐紀五 起重光大荒落三月 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為燕州摠管 太子

建成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十人授以官爵使還招其餘

黨劉公成亦降建成詐稱增置州縣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

上皆集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六千餘人公成覺變亡奔梁師都

行軍摠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洺州嚴備世讓不得

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竇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

振來降上遙除名振永寧令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



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閼婦人乳有渾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爲之飯僧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凌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揚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餒

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汧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

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
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
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厲兵訓
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
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
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
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
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
將驕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
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
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
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

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槩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

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
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
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
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
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
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夫獲命
恐雖悔難追立秦王世民之子泰爲衛王夏四月己丑豐
州摠管張長遜入朝時言事者多云長遜父居豐州爲突厥所
厚非國家之利長遜聞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
胡長遜帥所部會之因入朝拜右武侯將軍益州行臺左僕射
竇執帥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
僕射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壬寅王

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
揔管盧君諤戰死 太子還長安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
以城來降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
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璫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
遇疾卒國人疑元璫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
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
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甲寅封皇子元
方爲周王元禮爲鄭王元嘉爲宋王元則爲荆王元茂爲越王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丁
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
將軍張青特凌訥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
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

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劭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劭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劭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湓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弃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

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
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陣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
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
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置是無紀律逼
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饑勢將自
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
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鉅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
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
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
仗甚鮮迴出陣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
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
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陣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

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陣前陣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陣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

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槩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槩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此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甲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出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奔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主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

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
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
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
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場令守市肆禁止侵掠無
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令中書門下省收
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庫收其
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
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
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
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已
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
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旣以此身

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
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猶不負昔誓也士民疾朱粲
殘忍競投瓦礫擊其戶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
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爲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誅
之初秦王府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
協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終無怨色及洛
陽平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叔
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自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
如晦乃爲之請於世民淹得免死秦王世民坐閭闔門蘇威請
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
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及
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旣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秦

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二得乎命撤端門樓
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
三十人餘皆返初 前真定令周法明法尚之弟也隋末結客
襲據黃梅遣族子孝節攻蘄春兄子紹則攻安陸子紹德攻沔
陽皆拔之庚午以四郡來降 壬申齊善行以洛相魏等州來
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徵兵以拒唐又
欲剽掠民還向海隅爲盜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
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
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
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
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
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

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
後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
八璽并破字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行爲秦王左
二護軍仍厚賜之初竇建德之誅字文化及也隋南陽公主有
子曰禪師建德虎賁郎將於士澄問之曰化及大逆兄弟之子
皆當從坐若不能捨禪師當相爲留之公主泣曰虎賁旣隋室
貴臣茲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爲尼及建德敗公
主將歸長安與字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可
士及立於戶外請復爲夫婦公主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
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訶令速去士及固請公主
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乙亥
以周法明爲黃州摠管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